

又去漂泊



杨羽仪

花城出版社

又去漂泊

杨
羽
仪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林贤治

装帧设计：杨羽仪

又 去 漂 泊

杨羽仪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20,000 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册

ISBN 7-5360-1424-4/I·1270

定价：8.20 元

目 录

自序.....	1
---------	---

〔人生感悟录〕

漂流，漂流.....	4
父亲的悲剧.....	8
过马路	13
金茶花	18
海怨	21
车祸	26
冰湖行	31
我读地下河	37
太阳·神和人.....	41
曲水流觞咏叹调	49
碣石遗篇	53
万古荒原录	56
界河夕照	59
翠林鸟趣	63

饿态	67
山眸子	71
市声	75
疯子	81
冷漠的时刻	85
融雪	88
碧云村纪事	92
流沙	97
旷野的呼喊	99
一个少女的艺术冲动	105
太虚拳传人	112
新潮	117
魅力金三角	122
又去漂泊	126
连州古道行	131
卖懒歌	137
领奖归来的思考	141

[女儿国沉浮录]

王子与庶民	144
寻找	150
景真王的后裔	166
山镇月朦胧	177
圆	184
泼水节狂想	191

傣家女儿·····	195
情歌吹不响的时候·····	198
女儿国沉浮录·····	202
“玉龙第三国”·····	256
白色暗道·····	272
缅北风光·····	286
瑞丽江观晚浴·····	292
瑞丽集市行·····	296
旅行者·····	300
凤尾竹下·····	303
虎跳峡惊奇·····	307
论杨羽仪散文·····	陆环 310

自序

《又去漂泊》这个标题，电视台的《艺术长廊》在拍摄我的专题片时曾经用过。如今我再用它，我以为十分切合我现在的处境。

新年伊始，我正好办了到香港定居的手续，写完这篇小文时，就要孤身再次踏过罗湖桥了。既是“定居”了，何来“漂泊”呢？

这在一般人来说，是很不好理解的。

我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已逾十二年，在人民和老前辈的关怀下，出版过十二本散文小著，国内一些有特色的地方也跑过了，比如大西北的丝绸之路，大西南的民族地区，东北的黑土壤，以及泰山、华山、峨嵋……都留下我的足迹。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我蹲过两次水乡作点，后来又常来常往，我的大部分作品素材源于珠江三角洲，其中获过两次奖的散文集《水乡茶居》、《怪客》，大多数作品也是源于珠江三角洲的。当然，后来写丝路的《大漠惊魂》，我和许多读者都认为比之前者有所突破。我正在写的《女儿国沉浮录》（长篇系列散文），也许有点新的艺术追求。

但是，我至今还没有出过国门哩！读者可能还会笑话呢，

有没有搞错呀？没有。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不写作品的“作家”可以多次出国，写东西的作家就是一辈子也出不了国门，这是十分寻常的事，不足以大惊小怪的。我们大可不必怨天怨地。

我认为，“大陆”的许多散文家的功力，绝不亚于台湾的三毛，但是，在读者中影响之深和广，就未必及得上三毛了。这除了别的因素外，题材的广阔和新鲜，也是重要的因素。我相信最能感动读者的三毛，是撒哈拉大沙漠中的三毛，是一个在旷野中亭亭玉立、九死一生的三毛。

我很想到世界各地去漂泊，到俄罗斯，到巴黎，到罗马，到希腊……去谒拜引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同时也看看西方的古文化和当代人的生活。我还想到别的地方去，去观察，去思考，去经历人生，去感悟新的生活。

我认为，作者需要经历，也就是不应光是旁观，而是切入。经历，本身就是一种切入。比如，我在云南漂泊时，有些地方得到政府部门的接待，安排备至，反而变成一种观光的方式。有些地方无人问津，生活有点渺茫。这时，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使你难受，甚至途中遇险……你会从中体验许多人生。我以为这是很宝贵的。倘我出了香港，又到了异域，过的是一种真正的漂泊生活了。也许，生活无着，也许前路茫茫，也许遇上三毛在大漠中的历险记……我都不怕。我会从中体味各种人生，我相信写出来的作品更有真切感，更有动人的力量。

正如，有个主人问渔夫，鱼是怎样在海里生活的？

渔夫说：嗨，同人在陆地生活一样呗，大吃小嘛。把我们中间的贪财鬼比作鲸鱼，那可真切恰当不过了。鲸鱼在

大海里横冲直撞，上下翻腾，把小鱼驱赶得四方逃窜，末了，又把小鱼一口吞下去。类似鲸鱼这样的家伙，我听到陆地上也有，它们老是张着血盆大嘴，恨不得把整个教区、教堂，教堂上的尖塔、尖塔里的钟，通通一口吞下去才甘心……

主人从渔夫讲述大海里的弱肉强食的现象，多少领会人世间的种种弊端。

我即将变成人间大海里的一条小鱼，我不知道会不会被大鱼一口吃掉，我试着在大海里周旋……我已经不领国家的工资了，到了香港，我也不准备“打工”。我试验一下当几年彻底不领工资的作家，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卖文为生。然而，文章这东西，在国内不值钱，这是有目共睹的，连很有经验的老作家也认为要饿死人的。在香港，有人统计过，一个作家平均每天要爬格子一万字，才能维持一个普通人家的生活。这样，人要变成机器日夜运转，不到半年，或许就会一命呜呼。

不过，当了“小鱼”，或许更能真切地体验“小鱼”的人生，即使自己也在水里挣扎。

谁叫我如此酷爱着散文？为了它，可以从一个颇令人们羡慕的得天独厚的“院士”天地，闯入一个迷茫而充满险途的大海。这是疯了哲学。其实，一位哲人早已断言：文学家大多是疯子。只是，在哪个地方疯起来，却是各有不同罢了。

或许，我这一疯，数年之后，我的散文有新的突破呢。这疯，不也值得么！那时，我又回到哺育我成长的广州……

新年来了，我心神不定的又去漂泊了……

1992年1月15日广州

漂流，漂流……

游罢金鸡岭，我们跃跃欲试要到武江漂流。

漂流，是顺着江水，放纵着生命，任他在狭窄的洄岩、急湍的滩头上使苍白而乏味的生命在自然的抗衡与冲突中，在生与死，灵与肉的大冲突中，使生命显得更丰富充实，更具血色，灵魂因之被磨砺得更辉煌。

漂流，这九洄十八滩，名不虚传。什么惊洄、燕洄、梅洄、崩洄、垂洄……什么切玉滩、三层滩、犁壁滩、妖滩、大长滩……“千古崎岖烟雨幻”。这里有落差，二十多公里之内，竟有七十多米的落差；这里有断层，大瑶山隧道被岩层所断；这里有巨石，或许是世界上一切消极生命都堆积在这里，凝固成满滩顽石；这里有急流，它冲开了人性的异化和生命的扭曲，向着人生的大海飘然而去……

漂流，一只橡皮筏子，十个放浪（不形骸）者，两个艄公——十条贱命就交给这两个艄公了。一个面无私两肉，活像抽了十年鸦片；一个乳臭未干，不时在筏子上乱颠。面无私两肉者有点“阴”，明明筏子里藏着祸水，却叫我们放心把行李放在舱里，以致我们当中一位军人作家的新军装泡了汤，可爱的肩章“炒”了鱿鱼，颇有顿足捶胸之痛。乳臭未干者

待我们飞流直下，泊于韩泷庙前去谒拜韩愈像时，悄悄独驾飞舟，惊起千堆雪。

遥想一千多年前，失意的韩文公被贬潮州刺史时，也曾烟雨孤舟，孑然一身，在九泷十八滩漂流而下。他的漂流，能躲避乱石崩空，绕过恶浪伏流么？也许，他借助了艄公的胆量，张帆落帆，持篙点石，叫喝呼啸，逼入寒泷中。心境的黯然，两岸的青峰闪闪而过，留得倩影几许？前路茫茫，一江绿水，涌动着几多愁？不过，我以为人之所以为人，是人格力量与腐朽、麻木的氛围的抗争，是一种真实的人生体验。我在一江寒水中，触着一个伟大的灵魂。不过，我也仅是对伟大灵魂匆匆一瞥罢了。

这以后，还有苏轼、毛泽东……一个个伟大的灵魂在逆境中漂流而过么？

而今，我们却在顺境中。我坐在船头，好不威风！回眸俯视大江，听那个面无人三两肉者喘吁吁的歌唱。船中央，一人弓腰曲背，着了魔似的挣扎，学着不伦不类的号子——也许，这就是他心中的激流曲。一人提着一个酒葫芦，学着济公和尚的疯癫，弄得皮筏子颠来颠去，洒下一江笑声。我紧抓着皮筏子边缘的缆绳，尽领滔滔江水的风骚。因身处最前端，前路的险滩、急流、顽石……一咕噜儿都冲着我的心尖上来。不过，它倒把我人生中的乏味，那奇怪的，灰暗的，怪诞的，几乎是死气沉沉的乏味，冲得无影无踪。余下的便是惊悸，便是刺激，便是振奋，便是抗争。皮筏子越过一处寒泷，只觉两岸的崖壁挟逼着一江清流，纵身投入深渊里，水载着皮筏子也义无反顾地投入了，那是一种悲壮的投入？皮筏子被雪浪包围了，以十二分的怒气猛击过来，我首当其冲。

哗啦……啪！我好像猛然被电击了一下子，除了浑身沾浪外，眼前的世界如同一个灰白和淡蓝色的冰冷窟窿，几分钟之内我们几欲十多次跌落去，欲死还生。待大浪横空掠过后，皮筏子总是钻了空子，转危为安。我的心稍安定一点，才意识到这一船人是在共患难中，平常，习惯了独自“爬格子”，常常丢了群体观念，对于群体便渐渐冷漠起来。如今，小小皮筏子打碎了我心灵中那些冷漠的硬壳，虽时时处在忧患中，却觉着船上安稳。

如此这般，不知抢渡了多少次滩洄，且每一次遇险的环境都十分殊异，一次比一次险，把人弄得死了活，活了死，不知生生死死。大自然也实在太残酷了，用象征暴力的撞击声，像在一片雪地中经历一场搏杀后，被血染红了。

这就是我们的漂流！漂流！

漂流。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有所悟：这皮筏子像长了眼睛，屡避狂澜。我细细察看，才记起人丛中的两个艄公，在悄悄力挽狂澜，那一俯一仰，一刚一柔，一快一慢，技巧的娴熟，胆子的壮大，是无与伦比的。我后悔先前因一桩小遗憾，就痛恨起艄公来，伤害了一个美好的灵魂。

人，常常是这样，以别人的小遗憾淹没了别人的英雄本色。

没有艄公的英雄本色，小皮筏能勇渡九洄十八滩么？

由此，我又想，这漂流虽是顺境，却有万千险阻。这以前，我总以为逆境才是险途，才激发自己奋搏，尤其是一个不能容忍别人或一个团体、一个社会的欺负和压迫时，这是不带欺骗的，想求得解脱，或者从厌倦人生、万念俱灰中奔突出来。这种由外力的推动而非意向转移产生的心情，借

助于外来事物，以沉思代替悲哀，以洒脱代替颓唐，带着坦然的心境去散步，就能压不垮打不烂，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现在看来，顺境，也不是好惹的。漂流，不也是在顺境么？人生的漂流并不轻松，它不像春天，使人轻松地解除了心头的焦虑和感情上的困扰，望见两岸青山和森林的新绿，飘逸着令人沉醉的特有的馨香，到处倾泻着微笑和欢乐。人生的漂流，常常是十分沉重的，妒嫉和爱都同时向你袭来，这种“轻”的承受往往比重压难受得多，险恶得多。

我望着一船同伴，那一张张恐惧的脸，仿佛是劫后的余生，在全程六十多公里的漂流后，漂到乐昌城外一处绿潭，才长吁三声，恢复了人的常态。

这是冬的漂流吧。至于夏的漂流，春的漂流，秋的漂流呢？我还没有品味呢……

1990年冬写于小绿书屋

父亲的悲剧

父亲去世已经四年了，家里的人们对父亲的忆念渐渐淡忘了。

父亲活了七十八岁，也算得上高寿哩。他没有白活，他住在香港七十多年，年青时学过医，在我的记忆中，有谁从屋上跌下来，折了骨骼，上门求医。他用手猛然往伤者的骨折处“狠狠”一“击”，只听“哎”一声惨叫，人们正以为大祸临头的时候，忽然伤者露出愉悦的笑容：“嘻嘻，不痛了。”再贴上三两帖膏药，又可以挥拳弄棒了。

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也没有白活，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纵属下的港九大队的一支救护队，充当队长，为抗日而救死扶伤。那时，我刚出世，知道他们怎样出生入死地战斗的极少。到了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有一个阿姨常来我们的果园找父亲，我只知是“大陆”来的，来干什么却不知道（大概是个军事秘密）。有一天（大概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吧），那个阿姨好像按捺不住久藏在心里的激动，教我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教《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渐渐懂得，这个阿姨是共产党派来同父亲“接头”的。我问她是不是？她只是微笑着摇头。后来，她从怀里掏出一面手

帕那么大的旗子，放在我的手心里。我翻开一看，噢！是一面微型五星红旗，看得出是手缝的。我们就在荔枝林下用竹竿子把旗子竖起来，阿姨拉着我们的小手，以红旗为核心，一边唱刚才学的歌，一边跳起舞来。因为我们的果园有十多亩大，周围有许多荔枝树，最外围还有绿竹环抱，声音不易外传。但是，阿姨怕我们忘乎所以，总是嘱我们小声点儿。我们懂得了，自觉地小声点。一会儿，大概是高兴吧，忘记了阿姨的吩咐，又大声起来了。这时，阿姨总把手指放在嘴边，“嘘——”我们意识到了，又下意识地小声起来……

第二年的“十·一”晚上，月亮已升到中天，淡淡的月色洒落果园里，那是个沉静而岑寂的夜。寂寞中，父亲似乎也有慰藉，在恬静中渐渐睡去。

有人说，人类灵魂最高的幸福，是他在宁静中。

有人说，在宁静中人的人格的各部交互渗融，那种人格力量聚焦到心灵的镜光中，便特别生辉。

我已经睡着了，室内以至心里，似乎弥漫着幽香的花影。梦中，恍惚心灵与外境之间，渐渐起了朦胧的轻雾，身外的世界逐渐离我淡去远去……

蓦地，一阵强烈的敲门声把我惊醒。

父亲开了门，一个“帮办”（英籍警官）领着二十多名黄裤子警察闯了进来。“帮办”命令一半警察包围着屋子四周，其余的跟着他入屋搜查。

父亲问为什么搜查？“帮办”说，“有人控告你们家里藏着一面五星红旗……”

我头一回经历这种被搜捕的场面，心有点慌，腿儿有点发抖。因为，在我们家里，的确曾经有过一面五星红旗，而

且用她来开过家庭庆祝会，是那位阿姨给我们缝的。倘若搜了出来就糟了！

父亲却异常沉静，若无其事地立着，让“黄裤子”们搜……

书籍被扔得满地都是，什么《饮冰室文集》、《李白……》、《杜甫……》全部打翻在地（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没有踏上一只脚，叫它们永世不得翻身），甚至厅堂正中的大柜也被移开来，看柜后面有没有暗道，有没有隐藏，还敲敲墙壁，听听有没有异样的声音，用以判断这墙壁是不是夹墙。……

约莫两个小时过去了，“黄裤子”一无所获。“帮办”得不到满足，竟不罢休，对父亲说：“委屈你了，请随我们到差馆一趟。”

就这样，“帮办”把父亲带走了。

留下的是母亲无休止的忧虑。我们也十分惦记着父亲的安危，功课也常常做错了。

半个月后的一个黄昏，父亲被放回家了。我们把父亲团团围住，问长问短。父亲说：“‘帮办’没有证据，只好放人。”我问，“那面五星红旗藏在哪儿？”父亲“嘘——”一声，顿了顿说，“以后别再问……”

一晃十多年。我是在被搜查的第三年后离开故园，到“大陆”读书的。后来，大学毕业，当了中学教师，没几年，就碰上“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了。在广州，我被“红袖章”抄家了。这一次“抄”，比之十多年前抄我的故园气势磅礴得多，不但把一切都打翻在地，而且踏上几只脚，大有永世不得翻身的味道。而且，还把值钱的东西席卷而去，连收条也不给。

那一次，我完全可以高昂起头藐视“黄裤子”，这一次，只能忍辱负重，低垂着头，连人格也要扫地。人，可以忍受一切的逼害与折磨，却最难忍受人格的侮辱呐！人们怀疑我在虚龄 13 岁时，受了香港特务机关的派遣“混进”广州的。无独有偶，我在广州被抄家，事隔半个月，在香港的父亲故园又被英政府的“黄裤子”抄了家，他们又一次指控父亲与共产党“勾结”……

一边指控“勾结”共产党，一边怀疑是香港派来的“特务”。这出幽默与滑稽的戏，着实令人啼笑皆非。

也许由于我的落难，而当时父亲也不能洞悉这场“大革命”的复杂性，他还以为是香港当局遥控而制造的阴谋，致使我远在他方也遭落难，变成“同是天涯沦落人”。

他天天为我担心。过了大半年，我“没事”了，他才在心头放下一块重若千斤的大石。

又过了许多年，他年老了。守着故园，孤苦零丁。终于，他弃了故园到广州来了，安度晚年。

他没事可做，悠闲地站在窗前，看路人匆匆地在窗前走过。也许，这时他能静下心来观察一切动静：人一生都是匆匆而过的，从匆匆吃奶到长牙，到忙着学走路、学说话、学念书……以至忙着魂牵梦萦地恋爱，气急败坏地赚钱，匆匆地对付各种横祸，匆匆地从无数的死亡线上走来，又走去。他甚至忘却了周围还有一个宁静的世界，还有可爱的片刻……

忽然，他的目光发出了惊恐的神采，悄悄地对我妈妈说：“刚才从窗口走过的那个中年人，是个特务……”

他又在窗前伫立。路人又匆匆地在窗前走过，偶然有回眸看看他的。他又露出惊恐的目光，对我妈妈说：“那个人盯